

## 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泣紅亭 第十九回 完夙緣喜娶三美眷 賽才學巧吟六等詩

細雨寒食浥柳青，春女長歌曉夢驚。園裡紅芳芽初綻，草茵繡蝶舞風輕。

話說璞玉把琴紫樹、盧香菲二人親迎過門，剛到大廳，從東院桂香齋的方門裡傳出奏樂的聲音。在前面提著四對紗燈的家僕引路，後面有浥群婦女簇擁著盛粹芳出來，與從外面進來的琴、盧二人合併在一處，成了一條長龍大隊，進了垂花門。

璞玉一看三間正廳的當中，隔扇全部卸下，掛紅燈、燃古香，賁侯、金夫人身穿朝服，坐在正中。娜氏、顧氏二位夫人也全是按品級穿戴官服坐在右首。地上鋪了紅毯，滿院花團錦簇，站滿了衣著華麗的婦人、姑娘。

娜、顧二位夫人見兩個姑娘，果然活著回來，情不自禁地飄飄然，在悠揚的樂聲裡不知是悲，還是喜得過了勁兒，直往下掉眼淚。

三個新人進屋，朝北站立，賁侯傳令：盛粹芳為首，琴默第二，盧梅第三，按順序排列。

璞玉向前並立，贊禮司儀，四人同跪拜父母，真是花顫燈轉。

金夫人見琴默、盧梅排在粹芳下邊，斜眼看娜、顧二位夫人的臉色表情。兩位奶奶那時候只顧看自己姑娘的喜事，就等什麼時候摘下紅蓋頭，親眼看看她們的臉，核實無誤，才真正放心，哪有功夫爭那個級別的大小呢！

四個人叩拜完畢，璞玉站在左邊，將三個新人領到右邊，相對施禮。賁侯下令將兒子、媳婦領進新房。仍是奏樂。璞玉在前頭領著三個人，從內門進了逸園的友竹山房。

金夫人高興得笑著起身請娜氏、顧氏二位夫人進裡間坐。舒二娘忙進來說：「親家太太到！」金夫人忙領著婆子、丫頭們迎了出來。到了垂花門，程夫人扶著芙蓉進來。

兩位夫人握手言歡，娜、顧二位夫人也走下台階相見。俗話說：恩人相見格外親，歡笑尊重敘不盡。

那時，賁侯已去大廳款待宴請眾親友。金夫人叫熙清、福壽去請賁夫人。不久賁夫人領著元宵來到，金夫人忙迎出，給程夫人引見，認識之後，正在喝茶，舒二娘進來說：「梅知府夫人到！」

金夫人問是否已經到了，隨即出去，迎了進來，眾人施禮坐下。眾人寒暄，家僕抬來飯桌酒席。金夫人親手敬酒，讓程夫人坐在上座，其次是賁夫人，第三是梅夫人，第四、第五是娜氏、顧氏，第六才是自己，坐下。

那梅夫人的年紀比誰都小，揚州人氏，姿容秀麗，風度瀟灑，待人親熱。一看自己排在第三位，怎麼能依，再三謙讓，推讓娜、顧夫人坐在上首，又將熙清拉過來浥同坐下。

不說這裡眾人談笑歡樂。外邊大廳裡，賁侯親自陪客，宴請全老爺、梅知府以及全城文武百官，飲酒作樂，暫也不提。

且說璞玉領著三個新人來到友竹山房。原來這排北房，一排五間，當中的三間：西頭是大炕，東頭是用隔扇間開的一間，北炕上掛了帷帳，擺著盛粹芳的衣服鋪蓋。中間的對門北邊是一扇小方窗，兩邊各有一門。從東邊門進去，經過盛粹芳住屋的北夾道進東間，窗前的炕上是琴紫樹的衣服鋪蓋。從西邊門進去，經過夾道進西間，擺著盧香菲的嫁妝、書畫。堂屋西頭的大炕是璞玉的住處。

這座房子的間量最寬，每間是一丈五見方。每個人的住房裡放著他們手頭用的細小什物。櫃櫥、衣箱等大件東西部分別在北邊七間樓房的一樓擺設停當。丫頭、婆子們分別住在西邊的廂房裡。

那時三個人的紅蓋頭都掀下來了，每人扶著證婚太太出來，坐在大炕上。璞玉鞠了個大躬笑道：「給三位好姐姐請安問好！」盛粹芳端著臉毫無反映。琴紫樹看了璞玉這個模樣，嫣然一笑，秀眼含著嬌媚頻瀨地傳著柔情，差點沒笑出聲來。盧香菲看了覺得鼻子發酸，眼角裡面滿滿地噙著淚水，急忙朝下低了頭。

璞玉笑道：「你們三人分占了怒、笑、悲，我現在怎麼辦？我再吭聲了！」說完往炕北頭一坐。婆子們拾來酒席飯桌。

璞玉與三人完成了合巹之禮，正在吃飯，梨香、瑞紅、畫眉等人進來請安。

璞玉笑道：「我的老夥伴們都好！」底下丫頭、婆子都笑了。璞玉看三個新娘做著吃飯的樣子，吃了一丁點兒，知道她們害羞不敢吃，又怕老爺責問，說：「你們可要吃飽，夜長別餓著。」說完放下碗筷，忙到大廳去陪客。

璞玉一出去，三人都放下筷子不吃了。丫頭們拿來漱口水、洗手水。她們止在擦手，從外邊傳出一陣笑聲，熙清、福壽等人進來了。熙清笑道：「真不客氣的新媳婦兒！到現在還沒吃完呀！誥命，太太們早就吃完了，宴席早收拾完了，就等新娘子去行禮呢。再等一會，就又該開飯了。」

琴、盧二人忙起身，與熙清握手見面。福壽、瑞紅和畫眉催促姑娘們各自回屋梳妝打扮，重施脂粉，再描秀眉，戴上鳳冠，更換繡衣。三個新娘跟著熙清來到大院正廳。六位夫人依次坐下。梅夫人見了三個新娘忙起身迎接。三人一同向前給娜、顧二位夫人請安。琴、盧二人又對賁夫人屈膝請安。娜、顧二位夫人各自握住自己閨女的手，仔仔細細地看著她們的臉，問這問那，沒完沒了。琴、盧二人知道在程夫人面前不能透著過分的親熱，簡單地應付了幾句，放了手，來到程夫人面前。兩個奶奶又對程夫人大大地感謝了一番。

先前這三個人都是賁府當作貴賓接待的小姐，現在一下子都成了媳婦，沒有法子，低著頭，垂著手，並排站著。

金夫人對三個媳婦一個一個地仔細端詳，都是玉雕粉塑的美人，個賽一個。特別是琴、盧二人新近剛剛開了臉，更透著格外鮮亮水靈，心裡越發高興。

梅夫人見賁、顧二位看姑娘站的時間長了，心痛閨女，忙笑道：「新娘都站累了，請太太們賞臉，讓她們回去，咱們好吃飯。」

金夫人點頭，叫福壽道：「把她們領回去，對誰也應該學會怎麼當小媳婦兒。她們都在我們這兒呆過，對我們家的規矩不是不知道，當媳婦兒也不是那麼容易的。」福壽「喳喳回」地答應，把那三個新娘帶出去了。

程夫人笑道：「親家太太剛剛當了人家的婆婆就忙著下命令，教訓媳婦兒也得等我們娘家人回去吧！」賁、娜、顧三位夫人都笑了。

金夫人也笑道：「這就叫『一朝權在手，便把令來行』嘛。」眾人全都高興地說笑，重新入席，就坐喝酒。梅夫人頻頻謙讓。

又笑著低聲問璞玉道：「外邊的宴席還沒有吃完？」璞玉搖搖頭道：「早著哪！剛上點心。」

那天，外面賁侯讓全布政、梅知府等開懷暢飲，直喝得酩酊大醉，才算散席。璞玉也讓蘇令安、金公子全都喝得酒酣耳熱，略有醉意，才送回館舍。

席散以後，程夫人親自來到友竹山房，把兩個姑娘勸慰了一番，琴默、盧梅二人哭了，她也掉了眼淚，坐轎離去。隨後，娜、顧二位夫人也來到兩個姑娘的屋裡，探問別後的事情不提。

璞玉叫書院的文友客人全都喝得大醉。請賁侯入內睡下以後，來到友竹山房。娜、顧兩位奶奶叫丫頭提著燈籠來到桂香齋賁才人的住處。

那時已將二更時分，璞玉進屋脫下外面罩的禮服，坐下後，婆子們擺上夜宵。福壽把三個新娘從各自的房裡請出來，依次就坐。她們那時都脫下禮服，穿了緊身的便服，都挽上發髻，插著晚香玉、鬱金香等花，那些花也象是爭芳鬥豔。

璞玉對盛粹芳嫁過人的事，本來就不樂意。今天父親又把粹芳排在首位，他沒辦法，只好順從。現在一看盛粹芳毫不客氣，得

意洋洋地坐在上座，看了很不順眼，心裡很不痛快，就先斟滿了一杯酒，雙手捧著敬給琴紫樹，笑道：「姐姐為了我吃苦受難志不移，捨生忘死心不變，真可說意志堅如鐵石，情懷明如皓月。愚弟無以為報，僅以水酒一杯，表達敬重之心。」紫樹忙接了。

璞玉又斟一杯，給盧香菲道：「古語說『歲寒而後知松柏之後凋，不過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。』姐姐自幼思想純潔如冰雪，品行高尚似金玉，以一片真誠，反蒙三更之禍，忍受曠野之苦，獨自藏身農村。受多大苦用眼淚洗臉，受多少罪也不染一塵。這事雖然別人不知道，我璞玉深深地記在心裡。這樣的事從古代貞節賢女中也難找尋。這就叫幽谷芝蘭而愈香。」聽了這番話，香菲的眼淚如同斷了串的珍珠。

正是：

知音何分男或女，癡頑難忍淫欲人。

盛粹芳看了璞玉的這般舉動和對琴、盧二人所說的話，知道分明是甩給她聽的，頓時臉紅了。洞房裡滿屋子的花燭，放著紅光，跟她的臉紅得一樣。她坐也坐不住，走也走不開，正在生肚子悶氣。福壽在旁邊看不過去，斟上一杯酒，給盛粹芳道：「別等著再誇您了，先喝上這一杯。」說罷眾人都笑了。

盛粹芳在那個當兒，也顧不上害羞了，微笑道：「就是福姑娘真正瞭解我。」

璞玉的這些舉動，丫頭們早已稟告了金夫人。金夫人一聽大驚失色，暗想：璞玉這些事辦壞了，按理說盛粹芳的歲數最大，何況這是我親自定下的媳婦。璞玉如果再這樣下去，不僅對姑太太的面子上不好看，更違背了老爺的意思。忙叫來孟嬈道：「你去友竹山房，替我告訴婆子和福壽，在眾人面前如此這般地說！」孟嬈領命，叫丫頭們提著燈籠來到友竹山房。一看，璞玉正在掏從墳裡找到的紫檀匣子，將字畫一個個地拿出來給盧香菲看，敘談自己如何從平山堂找到這些東西的事兒。

孟嬈站在中間地下，把三個大丫鬟都找來，給福壽等大聲下命令，太太有令：「叫你們四個人知道，盛姑娘論歲數、知識比誰都大、都高，不僅是我親自說定的媳婦，老爺也是遵照老太太的意思定的。今天完成大禮。從明天起，琴、盧二位姑娘的禮依次完成。」四人一同說「喳。」

盛粹芳聽了話頭，就領會了意思，站起身來進了自己的房間。

璞玉聽了這些話，手裡還是拿著畫像和詩文，歪著頭還在繼續聽他們說什麼。琴默老早就看見他掏自己秘密，當著眾人的面臊得難受，瞅個機會，忽然一把從璞玉手裡搶了過來，在花燭上燒成了灰。

璞玉一驚，想把燒剩下的半張紙從琴默的手裡搶過來。琴默連灰帶紙握在手裡緊緊地攥住。璞玉就往琴默身上撲過來，笑道：「先前你擺姐姐的架子嚇唬我，現在我看你擺什麼架子？」琴默閉了眼，兩手緊緊握住殘稿不放。兩個人在炕上打滾兒，孟嬈等早已出去。盧香菲也笑著進了自己的西間，怕璞玉過來搗亂，忙叫畫眉關上門。底下的婆子、丫頭們也自覺地躲出去。

璞玉看琴默死也不放，沉重地壓在她的身上，把兩手插在琴默的兩個胳膊窩裡，使勁兒地胳膊她。琴默笑得喘不過氣來，又動彈不了，才央告道：「你放了我！咱倆坐著好好看，有完整的就給你。」

璞玉信以為真，把她扶起來。琴紫樹趁勢跑進東間。璞玉不放，緊跟著進去。紫樹一看沒人，才按住璞玉的手央求道：「你怎麼了！為什麼今天當著眾人丟我的臉？你跟著我進來，這好像我不是躲著你，而是我勾引著你到這兒來的。明天你可怎麼讓我看人家的臉！人家早就不樂意了。我以前對你有什麼不好，要把頭等罪名扣在我頭上。你要還不去，你就不是真心想我。」說著就撒嬌，使性子，假裝惱了。璞玉聽她的話，句句在理，才放了手，笑道：「雖是那麼說，我不得不先盡點兒禮。」說完又廝攪混纏了陣子才出去。盛粹芳的婚禮保護人——乾媽提著燈籠引導，福壽忙掀開裡間的門簾，請璞玉進去，忙把隔扇門反鎖了。叫婆子們鎖好院門，關了房門。看牆上的自鳴鐘已到亥時二刻，叫婆子和靈玉睡去，說今天夜裡我自己打更，點了一袋煙，燒了刻度香，悄悄吹了燈。這時裡間的紗窗上仍有燈光，知道他們還沒睡，心裡發笑，坐在隔扇邊的椅子上，不覺睡著了。

一夜無話。次日清晨，琴、盧二人起來梳妝完畢，穿戴打扮，想去正廳請安。出來時，裡間的門仍在關著。福壽早已洗漱完了，叫小丫頭掃地，抹桌子。看她倆出來，笑著向裡間點頭示意說：「還早！正睡得香呢。」二人必須等她，相互看了看，沒說話，又回到各自的屋裡。

梨香看了這個情況，怕別人說出什麼，沒法子只好敲門。進去一看，滿屋子香煙繚繞。稍微掀開一點兒繡花幔帳看，在蟒緞被裡二人正對著臉兒酣睡，互相枕手壓腿的睡得真甜。梨香點頭長出了一口氣，暗想：我們姑娘年過二十，半年虛擔了妻子的空名，三年委屈地守那份兒孝，今天才昭雪了。一邊想著，一邊慢慢地把幔帳掛在鉤上，俯身抬了一下睡在璞玉那邊的盛粹芳的頭。盛粹芳忽地醒了過來，睜眼一看，滿窗戶的陽光，不知天到什麼時候了。又看梨香。她已轉過臉出去，隨手把隔扇門輕輕關上，高聲喊道：「蜂蜜！快打洗臉水，姑娘起牀了。」

盛粹芳忙推璞玉的枕頭，璞玉閉著眼睛，翻過身去問道：「這麼早起來幹嘛？這兩天我們幾個人沒事，睡個夠吧。」盛粹芳又拉他的手叫他醒醒，指著窗戶讓他看。璞玉又翻了個身，大聲打哈欠，伸懶腰。那時盛粹芳早已穿好衣服，到外間洗漱完畢，跟琴、盧二人領著丫頭到金夫人的正廳去了。

璞玉慢騰騰地起牀，洗臉漱口。福壽進了裡間，叫丫頭疊起被褥，出來的時候，璞玉問福壽道：「你看見了？我差點兒冤枉她。如果不是你，他昨天夜裡說不出自己的委屈，差點兒出了人命。」

福壽道：「你自己先不想想，怎麼能瞎猜疑！太太的眼力絕錯不了。你昨天晚上的幾句話，除了盛姑娘，誰能受得了？」

璞玉道：「我知道委屈她了，慢慢安慰她吧。」說完戴上帽子到老爺外書房去請安。

粹芳等人從金夫人那裡出來，通過夾道又到桂香齋。見了賁、娜、顧三位夫人，坐了一會子，談談天兒，到早飯時，回友竹山房。

那天賁府仍是唱戲和宴會，和昨天一樣。

璞玉沒去入席，和三個夫人同桌吃飯，斟了一杯酒給粹芳，粹芳不要，問道：「哪兒來的無緣無故的酒？」

璞玉笑道：「昨天晚上的委屈酒。」一句話惹得紫樹、香菲、福壽都笑了。粹芳也刷地紅了臉，淚水盈眶，還是不要。璞玉起身，摠著粹芳的肩膀道：「不管你要不要，我的一切都在這一杯酒裡了！」說完給粹芳硬灌，眾人更是高聲歡笑。

且說，賁侯派人到梅峪邀請戴中堂來赴宴。戴新病已好了，無奈坐轎來參加謝婚宴。賁侯親自帶領全城官吏出迎，見面以後，暢談聖上隆德，互相助勉。賁侯親自作陪，只見滿堂顯爵纓冠，禮服相輝，觥籌交錯，熱鬧非常。在內宅，除了昨天的五位夫人外還有官員的女眷，淑人、恭人等客人又來了幾位。她們坐了四、五桌。這時，金夫人將款待宴請女眷的事全都交給了熙清。熙清和舒二娘兩人，裡裡外外，上上下下，全都招呼，忙活得一點閒空也沒有。

午後熙清讓芙蓉、元齊等夫人身邊體面的大丫鬟，另外坐了桌席，自己放著斟酒，說著笑著。

她拍著芙蓉的肩膀笑道：「好好喝！可別客氣，」

芙蓉笑道：「我們這些人還有什麼客氣的，謝謝小姐的恩典。」

熙清招呼完芙蓉轉身回來，順著遊廊走到東廂房的窗戶下邊。屋裡有兩個人低聲說笑。熙清停住腳，悄悄聽，一個是玉清的聲音，一個是福壽在笑。笑了一陣子以後，玉清問道：「他們倆究竟怎麼和好的？」福壽道：「開始我從隔扇的窟窿裡看，我們那個人乾坐在椅子上不動彈，只聽見帳子裡傳出歎氣的聲音。後來我們那人冷笑了幾聲，帳子裡傳出抽抽答答的哭聲。我們那人在帳外乾坐著，頭也不抬。我看得有點兒乏了，打個盹就睡著了。後來又怎麼進的帳子，我就知道了。忽然醒了，聽見帳子裡頭唧唧啾啾的聲音，安慰的聲音、哭聲、笑聲摻和在一塊的聲音，被窩聲、動彈聲，各種各樣的、稀奇古怪的、烏七八糟的聲音都出來了。最後實在也沒法兒聽下去了。」

玉清笑道：「她還哼什麼？已經出過嫁，誰還不知道？肚子裡沒揣上種子就不賴了。與其假裝，還不如說實話呢！」

福壽笑道：「哎喲，佛爺！這麼說可真屈死人嘍。我原先也是這麼想的。今天早上疊擦被褥時，看見真象古詩裡說的『新豔落紅分玉階』哩。」

玉清大笑道：「你看清楚了，也許是象王淇的詩『塗抹新紅上海棠』吧！」

福壽又笑道：「這高招兒也就是你想得出來，你盡想畫海棠了吧！」

玉清更是大笑道：「褥子上沒有見濃綠？」

福壽奇怪地問道：「那兒來的綠？」

玉清哈哈大笑：「鮮豔的紅花兒沒有濃綠的葉兒，有什麼看頭？」聽了這句話，福壽忽然想起那年聽舒二娘說的畫匠女兒的笑話，忍不住大聲大笑。

熙清也笑了，假裝沒聽見，急忙快步走了過去。鶯歌留在後邊兒，看姑娘走遠了，到窗外對著玉清說：「姐姐要用顏色，跟我說，我們姑娘的顏色碟子裡各種顏色可全呢！」二人忙出來，看鶯歌在一邊貓著腰大笑。

不久宴席散了，福壽來到友竹山房。那夜璞玉往那邊依次成禮，不言而喻，不必多敘。

一連三天的盛大喜宴圓滿結束。娜、顧二位奶奶想要辭行，經過金夫人的苦苦挽留，同意和賁夫人一齊過個中秋團圓節。

八月十五日夜晚，四位夫人同三個新媳婦在逸園祭月，那種喜悅和歡樂一時也說不完。

璞玉跟隨老爺在曉空山堂，和文友們一起開始奏樂，賞月。宴會散了席，當天去天竺寺送瓜果的書童，手裡拿著一封答謝信。璞玉打開一看，除了答謝贈品，還說：昨夜陶醉竹下，目力昏花，見月光昏翳，誤認為燭光不明，呼小童撥之。今日自思，撥月雖屬荒謬，似亦占得題，謹呈尊前，尚望大展慧才，賜詩指教。並寄拙作一首：

舉觴覺酒暗，誦經字不清。

院內小童喚，持竿撥月明。

璞玉點頭微笑，來到友竹山房。這時盛、琴、盧三人與福壽、玉清等在院中放上桌子，正在飲茶斟酒。看見璞玉進來，全都起立讓坐。璞玉笑道：「你們在這兒是跟嫦娥比美吧！光是這麼乾坐著，還不如找個事兒來開開心。我給你們找個事兒。你們看好不好？」說完從袖筒裡掏出一張詩稿給她們。香菲笑道：「怎麼，還想寫詩？那年秋天咱們在會芳園賦詩，各種題材差不多都寫完了，現在還有什麼新題目？」

璞玉笑道：「這個題目特別新。你們看！剛才個詩友贈給我的。」

三人都看了。粹芳先笑道：「這是一首醉漢寫的詩，怎麼還叫我們寫？」

璞玉道：「這沒關係，試試每個人的才學吧！」

紫樹道：「那年我們寫聽月詩，都有誰？」

香菲道：「有德清姐姐，還有二姑娘和我們幾個人都在。」

粹芳搖頭道：「詠菊時我在，別的題我不知道。」

福壽道：「我想起來了，那是西府宮熙姑娘。」眾人才想起來笑了。

香菲道：「盛姐姐不在，那當時的裁判是誰來著？」

玉清笑道：「不是秀鳳姐姐麼？」眾人回憶起那時的歡樂，又想起有些人不在了，不禁歎息。

璞玉即叫丫鬟去請熙清。讓玉清、福壽也入席。鋪紙蘸筆，一齊構思寫詩。不一會兒，香菲的詩先寫好了，眾人一看：

瀟湘遺韻遙看月影忽問天，誰持長杖撥廣寒？書童卻答雁方過，一字橫斜影如竿。

隨著玉清的詩也寫成了，眾人一看是：

逸安使者誰持長竿撥？玉兔露半臉。

清光瀉雲隙，圓影滿酒碗。

琴默笑道：「我的詩也成了，但是杜撰的東西，不好。」

欲知後事，且看下回。